



英雄草莽化的审美缺憾

丁临一

自 2001 年《激情燃烧的岁月》问世以来,我国军事题材电视剧中的草莽英雄形象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看点。继石光荣之后,姜大牙(《历史的天空》)、常发(《狼毒花》)、李云龙(《亮剑》)、关山林(《我是太阳》)等人物形象相继亮相,而陈大雷(《我的兄弟叫顺溜》)则是最近出现的又一个。这些人物大多出身贫苦,虽然经历各异,但个性特征与精神气质却具有着极其相似的血缘联系。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他们是传奇英雄,无敌勇士,一往无前,视死如归;而在军队内部关系与家庭情感生活中,他们的桀骜不驯与简单固执,家长作风与粗鲁言行,因缺乏文化素养而随时流露的草莽气息也十分醒目。如此多的草莽英雄形象在我们的军事题材电视剧中扎堆出现,值得我们认真关注与思考。

从历史真实的角度看,草莽英雄在我们军队中扎堆出现也许可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中国革命走过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道路,我们这支军队的成长摇篮在农村,在贫困边远地区,我们这支军队的兵员主体是农民。在长期的、艰苦残酷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战斗历程中,我军各级指挥员中经过早期的黄埔军校及后来的红大、抗大等专门教育训练的毕竟是少数,“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大多数军人成长成才的唯一通道。因此,出身于草莽、成长于战场的一大批革命军人成为今天我们的电视剧作品反映与表现的对象,原本也不足为奇。而且,由于过去我们的电视剧作品在塑造革命军人的英雄形象时,常常有意无意地采取“净化”的眼光与表现方式,使得英雄人物易于出现公式化、概念化,所以,以石光荣、李云龙为代表的草莽英雄形象在新世纪之初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突破了某种思想艺术的禁锢,还原了历史和历史人物的真实,拓宽了军事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路径,其积极意义不可低估。

而从审美把握的角度看,对于草莽英雄的描写刻画,却并不是一个可以掉以轻心的创作命题。电视剧作品固然要求创造有血有肉的生活生的人物,但是写人物并不是电视剧作品的终极目的,简言之,写人物归根结底是为了反映历史,撞击现实。恩格斯在批评拉萨尔的历史剧《济金根》时,既强调了“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同时也严厉斥责了“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指出“这种个性化总而言之是一种纯粹低贱的自我聪明,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我以为,新世纪以来,因为草莽英雄鲜活的个性特征赢得了广大社会观众的喜爱,从而引发了草莽英雄在我们的军事题材电视剧作品中扎堆出现,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创作跟风现象;而对于草莽英雄的描写刻画缺乏应有的审美把握,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与探讨的创作命题。

《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是一名土生土

长的我军老一代军人中的典型人物。石光荣的个性特征与魅力,集中地体现在作为一名军人他对于军队的忠诚热爱,他对于战斗与厮杀的渴望,他的战斗意志与战场智慧,他的辉煌战绩与传奇成长经历。一旦进入和平年代,进入情感家庭的新的生活领域,他的简单固执,他的手足无措,立马暴露无遗。他以死缠硬打的攻坚方式娶回了褚琴,从此两

视剧作品,仅仅真实地展示生活刻画人物还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审视生活,审视人物,并且把自己对于历史生活与历史人物的倾向性认知传递给当代观众。认知历史生活与历史人物的价值标准,当然应该是当代意识与当代审美眼光。我们爱我们的父辈英雄,就理应清醒地认知父辈英雄们的精神品质中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文明与愚昧共存

的事实,从而努力地继承弘扬其中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人性美好的精华,同时自觉地扬弃其中封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小农意识的糟粕。

与对于石光荣审美把握的缺憾相近似,后来的跟风电视剧作品程度不同地给予了草莽英雄们过多的宽容与无原则的赞美,却越发减少了应有的理性审视与批评。主人公身上个人英雄主义的成分被无节制地表现张扬,而那种流民习性的甚至是山大王式的粗野、粗俗、粗鲁、粗暴的外在特征则被放大夸张,似乎非此就不能显现主人公的豪杰胆英雄气。我不想简单地指责这些蓄意地把战争年代的老一代军人草莽化的电视剧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我们的草莽英雄,只是想指出在这种现象背后反映出的创作者的漫不经心与主体审美取向缺失。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上的草莽英雄即使有着这样那样的视野局限与精神欠缺,也不会抹杀掉这一代英雄军人的功绩与历史作用;但是后人在文艺创作中描写刻画这些草莽英雄时的不经心与不作为,却是一种贪图省事不负责任的态度,严格说起来也是对于前辈英雄的怠慢不敬。因此,英雄草莽化的创作倾向是不可取的。而我在上面强调的认知历史与历史人物必须具有的当代意识与当代审美眼光,就是要以创作主体的全身心投入去打通历史与历史人物和今天的精神关联,要以科学的、民主的、文明的、人性的、和谐的眼光,去重视历史真实,发掘历史人物,塑造革命英雄,使得今天的观众能够正确地认知并继承老一代革命军人流传给我们的精神遗产,能够站在前辈的肩膀上把他们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中国革命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著名的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是一位十分重视打通历史与现实“精神上的连结”的学者,他曾经尖锐地批评那种“为历史而历史”的简单罗列事实、堆砌材料的历史学研究倾向说:“归根结底,它们实际上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些渊博的或非渊博博的‘编年史’,有时候为了查阅的目的是有用的,但是缺乏滋养和温暖人们的精神与心灵的学问。”我想,克罗齐的这一观点虽然是对历史学研究而发,但也同样击中了我们今天我国军事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要害,值得我们深思。

图为《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亮剑》、《狼毒花》、《士兵突击》、《我的兄弟叫顺溜》中石光荣、姜大牙、李云龙、常发、许三多、陈大雷剧照。



人就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冲突之中。石光荣的文化素养偏低,石光荣的卫生习惯很差,石光荣在青树坪战斗中失败的隐痛不容他人触及,石光荣对于蘑菇屯乡亲无条件的物质回报不容他人质疑,石光荣的孩子只能当兵,考上了大学也必须放弃,这一切一切,完整而深刻地反映出石光荣个人素质与精神视野的局限性。石光荣形象的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正因为其真实,才使得石光荣形象既有可亲可敬可爱的一面,也有可笑可气有时候甚至是可恨的一面。问题在于,一部优秀的电

大学生下乡任职于农村基层组织是新形势下的一个非常大胆也是有益的探索,它所折射出的城市与乡村、知识与文化下乡、大学生就业、乡村建设、现代人才培养模式等等,都是一些相当严肃甚至沉重的话题。

当人们还在热议这个新鲜得有些捉摸不透的事物,甚至还停留在兴奋与热闹的阶段将它当作新闻的时候,傅宁军已经到了采访第一线,这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职业的敏感和职责所在。

从《大学生“村官”》中,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他对这一写作对象的敏感,一种问题意识与理论自觉,一种不同于新闻的视角,一种对有可能成为炒作、滑入消费社会娱乐资讯的警惕。我非常看重作品的“楔子”,即“城市与农村”这一章。这一章没有过多的叙事,没有让读者正面对那些年轻的村官们。但是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丰富而广阔的背景,一方面在为自己,另一方面也在为读者解读这一现象寻找一个有效的能使意义增值的背景与框架。于是,从中共中央 2009 年的一号文件到中国的“三农”问题,从金融风暴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从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到城乡“三大差别”,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到城市打工群体,从中国传统文明到东西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农村扶贫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等,仿佛没有什么关联,又仿佛是水到渠成,作者将人们的眼光从宏观背景渐次引到大学生“村官”这样的特殊话题,于是看似偶然的起于 1995 年到 2006 年苏北农村扶贫时一个措施如何成为 2008 年以后一个制度性的规模性的举措的必然性就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在有些人眼里,大学生村官可能就是

一种现象与制度,是一些人身份的

新世纪的青春之歌

汪政



新作鉴赏

现代戏尤其是农村现代戏取材于人们熟悉的现实生活,人们习惯于拿剧中的人或事同现实相比较,因此往往难于写好,难以获得观众的叫好。艺术家们为了摸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脉搏,多年来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探索与实践。可喜的是,最近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团创作演出的现代戏《女人九香》,在这个重大的课题上实现了突破,成功的塑造出一个翻滚着生活热浪的新农村新人形象。

剧中这个叫九香的农村女子,挟带着时代的风雨雷电,风风火火、泼泼辣辣、精明强干地冲着我们扑面而来。切莫轻看了九香的首次出场。那个在紧锣密鼓且不乏轻喜喜剧色彩包装中的第一次亮相,便为她那卓尔不群的鲜明性格涂抹了浓厚的一笔,为她后边的特立独行埋下了合乎情理的伏笔,使得整个剧情顿时活泛跌宕起来。九香初登李家门,原本是冲着李家大儿子目测相亲来了。可“走进院子,见无人,她被院子的宽敞吸引了,一边用脚丈量,一边兴致勃勃地策划着”。接下来的事情更玄了。目测的对象眼睁睁地发生了错位,她直截了当地宣称自己相中的是弟弟二壮;结婚、过门,八字还没半撇,她竟然大大咧咧地表露出个要当这个家的“野心”。这些情节似乎都不合常理,更不像一个未嫁青年女子的言行举止。然而艺术家的高明之

秋阳温情地从窗外漫散进来,落满了整座阳台。经年累月都在忙着编辑书稿,很难得有时间真正坐下来惬意地阅读。经友人推荐,随手翻阅鲁元权教授的《心中的旷野——关于生态与精神的散记》,有种意绪相合之感。

本书以“荒野启示”、“晨星寥落”、“恍然若书”、“达摩洞下”、“说鱼上树”五个篇章构成。“荒野启示”,记录着鲁元权对生命的回忆和体验。他说当一个人开始靠回忆度日时,说明自己已经变老。我想这是由于他以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过早地思考和反思了有关生态的问题。我们都曾亲眼看到“地球上那宝镜一般美丽、梦幻一样神奇的湖泊一个接一个地干涸,梁山泊、圃田泽早已干涸,罗布泊也在 1981 年干掉了,白洋淀、微山湖、博斯腾湖、玛纳斯湖都面临着干涸的最后结局。随着湖泊的干涸,是树木的干枯、鸟类的逃亡、草原上大片大片土地退化成为沙漠的速度加快……”看着那干枯的胡杨,想着楼兰古国曾经的繁荣和壮美,欲哭无泪!而这些现象,正以飞的速度向人类袭来。“自高自大的现代人啊,你不能再漠视荒野的伦理。”

“晨星寥落”,记录着人同温情,“他在渐行渐远的乡村风物中深情地一瞥,寄托了自己对农业文明的遐思和依恋,以及对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高歌猛进的经济社

处恰恰在于此。她一站在舞台中央,便犹若奇峰异谷,姿态耸然,一下子扣紧了观众的心弦。这种美释放出的艺术冲击力最易折射出人物的心灵世界,张扬起人物的行动轨迹,最容易在当今戏曲舞台上活脱出如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

九香的“高起点”必然推动剧情高强度的展开和深化。她那火辣辣的性格也伴随着越来越复杂、激烈的矛

盾冲突,不时挥洒出别一种风采、别一种美。她的

心里充满阳光,快人快语,笑口常开,活得自信而自在,从头至尾高扬着一种“女人是水也是天”的大情怀。为使夫家“变成全村最富的人家”,更为了全凤河的乡亲都实现“致富路上一步一层天”,她抱定宗旨,毫不理会丈夫那小心眼,与昔日有过一段恋情的县农业公司经理王翔联手,在凤河滩开筑起种植 500 亩蔬菜基地的大工程;为了让小家过得和谐美满,为了使众人相处欢乐愉快,她巧借“算卦”的妙招,撮合了包括自己公公在内的一对对好姻缘。当然,九香并非九天玄女转世,也不具备神功法术,她在事业、

展示新农村新人物

孙豹隐

金燕

会的理性批判。”同时,他讲诉了童年趣事、家乡习俗、亲情友情以及文人雅趣。古人说“命若游丝”、“命若琴弦”,“丝”与“弦”不也都是一根“线”吗?《不绝如缕》一文中,那瘫在床上,但一天到晚缠绕线团的奶奶手里的一根线,形象地昭示了“生命线”的人生哲理。芸芸众生,大多数人何尝不是如此这般地在自己那巴掌大的“田地”上辛苦耕耘,等待收获,为的也就是这生命中的一根彩线。

“恍然若书”,收录了鲁教授与书、与画,与文人、与艺术家之间的“对话”。他说:“我与书结缘,几乎是从零开始的。”最早读的书是“一本深痛疾、土布封面、手工制作的‘大’书,长约一尺、宽约七寸,封面上还缝着两根蓝布带子,不用的时候可以系起来……白麻纸上用毛笔记录着一笔一笔流水账,透过纸背仍隐隐地显现出来,像道士驱鬼时的符录,又恍若汲古钩沉的书法珍品,字迹一律漫漫模模糊糊……”文章附着这“书”的照片,书墨的味道也随之弥散开来。后来,他读的书多

高大全满式的革命英雄曾是过去时代的审美标准,人性论作为资产阶级的烙印而被长期打入冷宫。这种标准使得银幕上一系列概念化和理想化的英雄脱离了正常的人性轨道,变得如同“神人”一般高不可攀。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我的兄弟叫顺溜》,创作者们突破了以往思维定式,以个人的成长历程作为真实再现英雄的一种手段,不避讳英雄身上所存在的人性弱点,将英雄作为真实可感的普通人来书写。区别于以往的神化英雄,这些全新的银幕英雄形象被称为“另类英雄”,具备了一种更加朴素真实的动力力量。

无论是《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还是在《亮剑》中的李云龙,这些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人物,他们的人生遭际充满了传奇色彩。在人物塑造上,这些另类英雄虽然出身贫困,但有情有义,既有着战场上的霸气,同时又不失普通人的七情六欲。以李云龙为例,他粗鲁血性的草莽性格始终如一,常常违抗军令却又屡屡出奇制胜。他有着农民的自私和狡黠,常常发脾气、动粗口,这些言行颠覆了以往作品中顾大局、识大体的八路军指战员的形象。在另类的表象背后,李云龙的行为准则却符合传统英雄标准。他血性、讲义气而又豪爽,为了给未婚妻报仇,发动了平安城大战,这场战争毫无章法和计划,却又在一种男人的豪气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并且打破了整个晋西北各方力量的平衡……至真至情,这使得他显得更加立体和鲜活。

在主题的表达上,创作者们并没有简单地把还原历史,而是在这些另类英雄身上注入新的时代精神。《激情燃烧的岁月》通过石光荣从战争走向和平年代平凡甚至琐屑的生活的故事,将审视的焦点聚集在石光荣的家庭生活和情感历程,平淡的岁月并没有吞没他的理想、削减他的激情,而是在这种平淡的磨难中绽放出更恒久的光芒。创作者试图通过这一形象来探讨和平年代中一个职业军人的价值何在,同时也是对每一个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普通人的精神拷问。在《亮剑》中,继承了以往战争剧中对于中国军人勇往直前、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的刻画,同时通过李云龙所代表的中国军人,“亮”出我们人民军队的“军魂”,呼唤一种久已遗忘的“民族精神”。一时间,这种“亮剑精神”成为了一种时代精神,引发了整个社会的思考。

可以说,这些另类英雄使得革命军人形象开始彻底抛弃了“高大全”,他们身上甚至也开始有较多的人性弱点,也会犯各种常人常犯的错误,但这些都

不会削弱作为主人公存在的正面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他们更新了中国荧屏上的军人形象,是一种历史性的突破。《亮剑》走红之后,又出现了一系列的军事题材作品。这些作品中的抗日英雄,个个满口粗

话,一个个难于管理。尽管收视率也不错,但无疑丧失了《亮剑》等作品中应有的独特性。不少剧目只是在跟风炒作,单纯提取其中猎奇、吸引感官的元素,而忽略了人物个性的塑造。一时间,纷纷自我标榜“另类英雄”的电视剧的泛滥,使得个性和缺点成为了一种标签,反倒失去了对英雄的应有认知。

在《狼毒花》中,常发只知道“骑马挎枪走天下,马背上洒有女人”,马、枪、酒、女人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四个元素,因此,他的性格中更多地存留了生命的自然本性,这种自然天性和革命纪律之间的冲突是全剧的张力所在。但是,也因为过于强调常发这个人物的野性和传奇色彩,使得整个剧情显得张扬有余而沉淀不够。这样的“另类英雄”又是否有些矫“正”过“枉”?对以往“高大全”的叙事方式解构的同时,也成了另外一种的“极致”?尤其是在《狼毒花》之后,一系列影视中,主人公的缺点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坏”,似乎只有这样,人的性格才是真实的,作品才会受到欢迎,显然,创新的同放弃”也在形成新的桎梏,可谓过犹不及。

《士兵突击》的出现,则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书写方式。全剧着眼于许三多这个出生于农村的野小子,一个偶然的因素,使他进入了部队,也将他推进了生命的绝境。面对着一个个比他更优秀、更有天赋的军人,他凭借着“不抛弃、不放弃”的准则,最后终于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军人。从一定意义上说,《士兵突击》的人物形象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军旅剧,进入青春励志题材的行列,许三多那句“好好活着,做有意义的事情”和“不抛弃、不放弃”也成为一种时代的精神,得到了所有观众的认可。《士兵突击》和许三多被观众认可,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不再进行拔高或者贬低,如实描写每一个军人,展现他们如同普通人的弱点和困惑,这是军旅剧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全新视角,但同时,不得不说,也是一种本质意义上的回归。

可以说,许三多以及后来的顺溜这两个另类英雄是对以往李云龙式的军旅英雄的一种转移,人物身上不乏缺点,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地取得了进步,这样的过程显得十分朴实,幽默风趣的表达方式也使得观赏过程更加轻松。但是,从李云龙到许三多和顺溜,不变的还是他们身上所共同拥有的英雄情结。

这些另类英雄,虽然小毛病不断,却又生动有趣,就像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触手可及,但同时,他们身上又具备诸如智慧和胆魄这样的特质。这既是对原有英雄形象的一种颠覆,同时也是一种继承,将英雄和普通人融合在一起,获得了观众的认同。

爱情的大道上不可能随心所欲、一帆风顺。受到九香同王翔之间那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与友好情愫的刺激,好端端的一个二壮被猜忌、吃醋、嫉妒的魔棒弄成了“小男人”。面对丈夫的酗酒、耍闹、装疯、假出走,九香浸润着女人温柔的身心迸放出耀眼的火花,照亮了她性格中“有情有义,知道疼人”的另一面。人物的形象因之摇曳得愈加充盈丰满。可是当二壮声称喝了农药,出丑露乖达到极致时,她则不再退让,更不委曲求全,而是发出了庄严的警告:“九香我不能由着你的性子来,想改你就快点改,要走你就快走开”。走得远远的,不要再回来……这掷地有声的话语,酣畅淋漓、快意惊涛,传递出她这个接受了时代精神吹拂和现代文

明熏陶的新式农民的精神世界和情感状态,体味到了农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所发生的新变化。

戏曲是一门综合的艺术。《女人九香》塑造新人形象的成功,得益于艺术涓流汇聚起来的合力作用。满台生辉的喜剧风格,八方流贯的草根意韵,激烈铿锵的梆子唱腔,设计曼妙的夸张及巧合,刻意安排的粗疏与显摆,加之梅花奖得主刘莉莉那田园雕式的优美演绎,将这个新意盎然的九香出落得青春飒爽、鲜活生动、流光溢彩。我们有理由说,九香艺术形象的破茧而出,为红艳艳的现代戏人物画廊又增添了一朵新的花蕾。

了,藏书也多了起来,也就有了与书相关的很多故事,开始了与生命一样重要的读书生涯。

“达摩洞下”、“说鱼上树”两个篇章,收集的是他近些年来的文章。其中《潮起潮落》、《相逢在佛化萨》、《“谷融”为水》、《陕北纪行》、《诗人的返乡梦》、《“风”与汉文化》等文章都非常具有学理性,从理论的角度阐述观点,评说现实及现象问题。《“谷融”为水》写线谷融教授引他走上文坛的一些事。“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是江海就无可拒纳百川!

从书中可以看到,作者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人类精神生态问题以文学方式所作的呼唤。他将学术研究的严谨缜密和对天地万物的凝神静虑融会贯通,清醒地认识到“荒野,原来是人类文明之根,是人类生命之源,是一切生命繁衍栖息的家园”。于是他以知识分子固有的责任感,喊出“人们背离荒野已经太久太久”,拯救的唯一希望在于——当人们意识到荒野的消失时,荒野便会走进人们的心灵,重新开始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一定的位置。

秋阳下,有些许淡淡的忧伤,丝丝的苍凉,那是我心中的旷野,也是我的精神栖息地。人类是多么需要返璞归真,道法自然啊。



文艺点评